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城名蹟卷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李源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江城名蹟　　地理類七 古蹟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江城名蹟四卷

國朝陳宏緒撰宏緒字士業新建人明末以薦授晉州知州時劉宇亮以閣臣督師欲移兵入晉州宏緒拒不納坐謫為湖州府經歷鼎革後終于家是書以江西省會為南昌新建

二縣地因攷其名蹟以城之内外為限凡去城遠者則不及多詳于樓觀祠宇梵刹園亭之類卷上為攷古卷下為證今自序謂古與今不以時代為斷而一以興廢存亡為斷葢事皆目歷非徒按籍而發也宏緒文章淹雅在明末號能復古故作是書序次頗有條理考證亦多精核惟喜載雜事多近小説且多曼衍旁涉如天寧寺條下載寺僧淫褻之類

頗乖大雅亦非地志之體是則體例未嚴不免為白璧之瑕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江城名蹟自序

名蹟記記江城内外之名跡也城之為門者十有二今僅存其七其四隷南邑其三隷新邑新邑濵章江渡江而西則漸遠於城矣南邑地皆平野帶郭之闤闠頗盛民居盡而阡陌林莽出則又漸遠於城矣遠於城者槩不記記固以城之内外為限也吾郡之名蹟夥矣而僅以城内外限者何也城内外吾之所日涉而遠於城者非吾所日涉也非吾所日涉者猶吾父母之邦之名跡

也而顧可略之乎緩急之異也吾日接四方賔客問我以遠於城之名蹟而吾茫然孰與夫問我以城内外而吾茫然者之可耻也故曰緩急之異也且夫城内外名蹟非獨吾日涉之亦四方賔客之所日涉也其問我也必先乎城内外而後徐及乎遠於城者其徐及之吾亦可以徐及之也析為上下二卷者何也兹則古今之異也薛道衡之所豔王勃之所稱杜牧之之所揚詡倏忽而歸於灰飛烟滅薛與王與杜之所未及見而待吾輩

為之辭與王與杜者亦倏忽強半而歸於灰飛烟滅其不能遽議汶陽之復者於是題之曰攷古其幸而尚在與新搆者於是題之曰證今古與今不以時代為斷而一以興廢存亡為斷焉此上下卷之所由析也嗚呼吾愧非道衡也愧非勃也牧也然而百年有盡之軀則有時而古矣古則人恕而存之恕而存之又安問其為道衡為勃為牧哉而又安問其不恕者哉石莊居士陳宏緒題

江城名蹟卷一

新建陳宏緒撰

考古

名勝志云漢郡城周十里八十四步開六門南曰南門松陽門西曰皐門昌門東北二門各以方隅為名晉咸安中豫章太守范甯更闢東北西南二門唐初築城西南隅四分之一即今府治所也垂拱元年洪州

都督李景嘉增築之凡八門題額俱吏部侍郎越州徐浩書元和四年刺史韋丹更築城東北隅於是廣北漢城倍之宋洪州城又倍之紹興六年李綱來帥是邦始截其東北隅入三里許開十二門

松陽門　續博物志云豫章城南曰松陽門門內有樟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垂陰數畝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因以為名豫章記云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

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庚仲初揚都賦所云瘣木

薈於豫章郭璞南郊賦云弊梓櫂秀於祖邑宣帝祖

為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按樟與梓皆在松陽門内

或一事而誤傳或真有此兩種俱不可考而豫章以

樹得名則漢官儀之言為得其實耳

南浦亭　豫章記南浦亭在橋步門外往來艤舟之所

復齋漫録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詩多以江淹送

君南浦傷如之何為始余觀楚詞云子交手兮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天祥詩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如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山山但覺日初陰誰憐龜鶴千年語空負鵬鷗萬里心無限故人簾外雨夜深如有廣陵音

避暑樓　城東南敵樓也武陽公韋丹所創貞元十四年觀察使李巽闢而新之夏日常同僚屬賓客宴會於此南昌副使符載為之頌

雙門　豫章記云郡墻東南雙門吳太守維揚府君張

俊字子彦所造　按吴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數月不出民皆訛言皓死章安侯孫奮當立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時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事見吴志

鳴鑾路　南唐中主李璟建都時御道邑人王仲序詩云長衢通輦路宛馬競紛紜帝子凌風去鸞聲盡日聞雜花迎隊繞御柳看行分千載宸遊地臨岐惜别

君子與諸公作江城懐古詩亦有此題今朱邸荆榛
誰問偏霸荒涼故蹟哉　李主謀遷都洪州諭羣臣
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
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
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焉羣臣多不欲惟
樞密使唐鎬賛成之遂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
三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
宰存問髙年疾苦會齊王景達於廬山歷覽勝境與

從臣譚宴浹日而去至南都若豫章迫隘宮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夜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殂於南都年六十有四在位十有九年廟號元宗　徐鉉曰國主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閤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搆書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為開元精舍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為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於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死聞者莫不

痛悼　璟割江南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有司儀衛洎禁校部藏不絕者竟一載每北顧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徵利引屏風障之嘗吟詩云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長春殿　南唐李主所建李主寢疾其中不復進膳日惟啖蔗漿咀藕華疾革遺令留塟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迨李主殂其子煜不忍

從遺令迎喪塟於金陵

洪州　在南宋時因隆祐太后嘗至其地亦稱東朝髙宗紹興二年閏四月勅朕嚮廵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朝云云是其證也又宋制天子即位嘗領州縣自防禦州而下皆升軍名節鎮州則建為府孝宗在潛藩曾領鎮南軍節度使故洪州遂升為隆興府實亦相沿舊章如是但用年號為異耳

寧王府　即今察院官署正德末以宸濠謀逆遂廢始

封寧獻王諱權高皇帝十六子生而神姿朗秀白晳
美鬚髯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
不覽洪武中冊封大寧文皇帝踐阼改封南昌所居
宮庭無丹彩之飾覆殿瓴甋不請琉璃構精廬一區
蒔花藝竹鼓琴著書其間晚節益慕冲舉自號臞仙
建生墳緱嶺之上數往遊焉所著通鑑博論一卷漢
唐秘史二卷史類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
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活人心二卷太古遺

音二卷輿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玄樞琴

阮啟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傳譜各三卷采芝

吟四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歷醫卜黃冶

諸術皆具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王者又作家訓六篇

寧國儀軌七十四章　寧靖王女安福郡主能屬文

尤長於詩配孔景文亦善吟居常聯章賡和積成卷

帙主號桂華軒有桂華軒集四卷五七言詩一百七

十餘首聯句三之一新喻胡憲副榮云予觀集中夏

景詩炎炎赤日景偏長宫院無風亦自凉安得片雲彌太宇清陰幕幕徧遐方與唐詩緑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者異趣矣主尤善草法今集中數幅筆勢遒俊無花骨欹斜之態

陽春書院　寧庶人宸濠建以祀高禖祈嗣廣求詩文揄揚每士子秋捷設宴邀請人各一律得一聯云光聯滕閣文章煥春透徐亭草木香宸濠嘉賞刻榜懸之標為絶唱

建安王府　在高士橋東建安簡定王之宫殿也簡定王諱覲錸寧靖王之第四子再世而傳莊定王宸濂三世而傳昭靖王拱榐四世而傳康懿王多㸅五世而傳王謀壠壠號豈軒能詞翰而躭禪學至六世而遂遭鼎革國除其府第傍有園可數畝頗饒古木奇石　鄭仲夔偶記云建安王半隱園有古池深丈許中有石砌一方堆若古墓然内時作金鼓聲

樂安王府　在永和門内寧惠王第三子昭定王奠壘

肇封於此昭定子鎮國將軍覲鐳先卒孫宸湔嗣封覲鐳追謚溫隱王宸湔謚靖莊王靖莊子端簡王栱欏號眠雲以文雅才辨著稱善繪菊石嘉靖四十年端簡子多㷲嗣王爵再傳而賦黍離所謂兎園雁池鶴洲鳬渚盡蕩為牧馬之場過者哀之

雋澹臺祠　在總持寺左祀魯武城澹臺子羽祠額曰友教堂宋轉運副使程大昌剏建并撰祠記堂背即澹臺子羽墓按吾郡碑文之佳者王勃滕王閣序韓

昌黎重修滕王閣記曾鞏徐孺子祠堂記與此記四篇而已而大昌之記世罕傳誦備載於此記曰豫章總持寺之東有澹臺子羽墓本圖經所傳為信也司馬遷記子羽從弟子三百人南遊至江班固又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豫章在春秋為楚則子羽宜有墓然京相璠記子羽泰山南武城縣人也有冢水經陳留裘氏鄉又有子羽冢是一子羽也而稽之圖記其墓三出矣酈氏雖知泰山陳留必有一悞顧不敢

堅決以為孰是則豫章圖經其得獨為信哉且子羽名施後世自子游之宰武城始以子所聞世蓋有西武城也左馮翊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時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隷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㮚加也論語無此也子羽傳正次曾子遷務省文故叙其里邑止曰武城至京氏則指其墓在南武城縣明其

為魯也夫子嘗欲適趙及河而返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韓愈亦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是秦趙之地皆未始經行也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是絃歌云者於南武城乎聞之豈其秦趙與東武城有絃歌臺遷志遂定著以為子游所宰之邑則悞矣夫聖賢遺跡衆矣詢考二事其真偽固已相半其可勝辨哉雖然予於其偽也而有喜焉受之鹿臺䧺之石榔遍四海無復出者荆山歷山首陽則不一其地後世去

古聖賢絶遠既無所事畏亦豈其有諛而爭獵以自夸耀乎是有一事而彼此互相同者此其意不甚可喜也哉嗚呼其可以使人慕向如此無乃古聖賢之澤久而不泯也與其亦民之秉彝者殆無古今故好是懿德也與則其偽也乃其所以為可尚也況今之疑未必非昔之信者與淳熙元年予將江西漕過子羽墓嘆曰楚在春秋士能讀墳典邱索已博矣其後屈宋遂為儒宗非友教遺澤歟其尊鄉固宜遂築堂祠

之命曰友教

徐高士祠　在東湖南小洲上即舊孺子臺也一云孺子亭南唐時重建範土為像儼漢代衣冠徐鉉記云前臨康莊傍眺城闕平湖千畒凝碧於其下西山萬疊倒影於其中依然懸榻之場想見致芻之況誦此語光景如昨曾南豐為太守即故處結茅為堂祠以中牢詳見南豐祀記　晉陶潛集聖賢羣輔録得漢五處士以豫章徐孺子為首　朱仲晦詩孺子高風

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日淒涼萬古心　宋趙師秀詩欲識高眠處滄江景切隣已知難即鹿惟有獨潛鱗萍長過荷葉藤深失樹身閒思昔徵子猶自得稱仁　宋郭祥正詩東湖入望晚波平蒲葉圓荷各自青不用更尋徐孺宅編茅搘竹一碑亭　宋黄庭堅詩喬木幽人三畝宅生芻一束有誰論藤蘿得意干雲日蕭鼓無心進酒樽白屋可能無孺子黄堂不是欠陳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

水年年到舊痕　洪武中寧波許方知南昌府夢一儒者曰吾廬冒風雨久矣冀太守修之及見徐孺子像儼如所夢遂葺其亭以延香火許因此一事獲載通志名宦傳　新祠即宋環波亭故址明洪武七年知府許方剏建永樂間巡撫御史張庸重構萬歷間知府盧廷選於湖中四周疊石環護祠基崇禎初年推官李嗣京以子徐肖門人張超配享今俱燬於兵此祠何可不亟議汶陽之復也

武陽郡公祠　在章外祀唐觀察使韋丹唐大中三年詔尚書司勲員外郎杜牧撰碑銘丹功德碑在大悲寺覆以石亭後丹子宙復為觀察使奏置祠於寺左復奏置田以供香火令乃有寺而無祠自應議復

武陽郡公新祠　在三橋東巷内初正統元年按察使石璞奏許旌陽韋觀察俱有功德於江西請列祀典從之韋祠居鐵柱宮内之傍有胡儼撰許韋二公功德碑成化五年知府王詔移建于此萬歷中布政使

陸長庚重修以武陽公之子觀察使宙配享顔其堂曰奕世累仁　武陽以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俗比屋皆茅竹結構民苦火災公始至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不二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又洪地卑薄苦水潦公泒湖入江為斗門節其暴溢作長堤一十二里以捍江漲復憂民之病旱也則鑿陂塘五百九十有八灌膏腴畝萬二千有餘頃江西民得免水火而樂耕稼安其生

業皆出公賜至今歌詠不忘焉　按吾郡當太平時秩祀相望士子絃誦其中者踵趾錯然旌忠祠正學書院與武陽祠尤盛諸祠既廢遠近負笈而來無復弛擔之處城內外遂絶不聞咿唔聲但啼鵂鶹而竄鼪鼯而已未知何日復覩文明之象也　明熊大司馬明遇詩觀察唐朝使甘棠召伯亭河堤堅保障瓦屋教陶型古壁猶生白遺文可殺青峩峩冠冕像章貢表精靈又古祠隣曲巷高樹望茫然祝典春秋舉

聲名父老傳香臺供木豆虛院甃花磚請看東湖水

津橋裊瑞烟

大忠祠　在四道後街祀宋忠臣岳飛文天祥謝枋得

飛平馬進於洪州授江西制置使天祥以同都督出

兵江西枋得為江西招諭使　按安撫制置使李忠

定公綱江西時遭金人殘破之後綱措置悉中機宜

如賑濟饑民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招捕盜

賊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厫盖倉庫皆於咄嗟之頃不

擾而辨其區畫至今可倣而行也高宗庸主竟以臺諫之譊罷公宋事遂益潰決大忠祠固不可不復忠定一特祠吾土又曷可少哉　忠定嘗言洪州城池北面尤為濶遠皆係荒閒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不得不亟為修治此亦經理江右之所宜知也

忠臣廟　在五桂坊西洪武初勅建祀後翼統軍元帥趙德勝右副指揮使劉齊左翼元帥牛海龍樞密判

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統軍元帥許珪右翼元帥同知朱潛千户張子明臨江府同知趙天麟百户徐明士伍張德山夏茂成洪都知府葉琛行省都事萬思誠共十四人皆偽漢攻會城先後死難之文武也洪武十年丁巳遣行人李子南諭祭文曰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宣力四方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而殁於王事者朕尤卹之故嘗加封并賜廟食今者天下既定大告武成追憫有功之臣不及親受其

報一念至此其何能忘爰命禮官再加討論其大者
進以上公之爵配享仁祖淳皇帝廟廷其諸有廟食
者不能遍及亦皆贈官賜謚用表朕懷仍具衣衾官
給塋事以昭勸忠之道其南昌功臣廟除爾德勝巳
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同知大
都督府事仍追封梁國公賜謚武桓外爾繼先可加
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仍追封
隴西侯賜謚忠勇爾齊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封彭城侯賜謚莊毅爾珪
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
追封高密侯賜謚景襄爾國旺可加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封天水侯賜謚莊
節爾潛可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仍追封沛郡侯賜謚威悼爾國勝可加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仍追封安定侯
賜謚忠愍爾琛可加贈開國翊運推誠守正文臣榮

祿大夫柱國仍追封南陽侯賜謚貞肅爾海龍可加
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驃騎將軍上護軍仍追封隴
西伯賜謚壯繆爾天麟可加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
中奉大夫護軍仍追封天水伯賜謚襄烈爾思誠可
加贈朝列大夫騎都尉仍舊封龍泉縣子爾子明可
加贈定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指揮使司事仍謚忠
節爾德山可加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指揮使
司事仍謚忠節爾明可加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僉

指揮使司事仍舊封合肥縣男爾茂成可加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僉指揮使司事嗚呼崇階峻爵雖不及於生前美號榮名尚永垂於身後遣官賜祭用妥爾靈九原有知庶其歆享　按郡人胡儼撰廟記槩不及諸公之謚而又以思誠之贈無聞豈未見諭祭文耶顧庵生當國初而紀載已不免牴牾益信考證之難　諭祭文共十五人而忠臣廟祀止十四人無安定侯程國勝盖國勝同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

流矢死程泗水得脱逕達金陵請援隨駕戰殁鄱湖
而南昌城中不知遂與海龍之死同報後釐正祀典
知國勝已列康郎廟祀因未除去重複於此耳
大節祠　在高橋南直街内祀建文壬午死事諸臣太
常寺卿分宜黄子澄御史大夫新淦練子寜大理寺
少卿鄱陽胡閏大理寺丞南昌劉端刑部郎中南昌
王高翰林修撰吉水王艮濟陽教諭吉水王省衡府
紀善泰和周是修監察御史廬陵曾鳳韶大理寺丞

永豐鄒瑾監察御史永豐魏冕大理寺丞萬安彭與明贑州知州南康蔡運沛縣知縣廬陵顏伯瑋子顔有為共十五人萬歷四年詔建　黄分宜逮至京不屈死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練新淦被族其姻戚張烏仔楊文壽等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數百人胡鄱陽懸尸武功坊凡與胡有連者俱差舍人柴斌籍録到京老弱婦女死道路死桎梏及拷掠者無算抄提全家計二百

十七人自方正學而下受禍慘酷未有如吾江右三公之甚也　按江西又有張彥方龍泉人由徵辟授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建文四年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抵江口遇靖難師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父老竊瘞縣治之清白堂後又有徐子權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歷刑部主事靖難師至聞練子寧不屈慟哭賦詩有翹首譙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俄自經死兩公

應同十五人祠祀當時表忠者偶失於博訪耳

旌忠祠　先在惠民門内舊為五顯神祠正德十四年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使副使許公逵死之郡人士哀痛立主於廟祭焉後巡撫都御史王守仁左布政使陳策按察使伍文定先後以其事聞而御史唐龍至復以表異忠義請詔贈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贈逵左副都御史謚忠節後亦加贈禮部尚書命有司建祠春秋祭享賜額曰旌忠時軍興後創制未遑因葺

前祠繪二公像祀之南京禮科給事中王子譔復以主事馬思聰叅議黄宏死節事請遂又贈宏太常少卿思聰光禄少卿俱配享旌忠祠嘉靖二年廵撫右副都御史盛應期下車祗謁以為規制湫隘弗稱乃與鎮廵三司合議請以舊貢院廢址攺創因念按察司副使周憲正德七年父子死節華林應得從祀為言於朝會御史鄧顯麒題黄宏馬思聰不當與孫許同堂享祀奉旨以周憲配享黄宏馬思聰撤去嘉靖

三年正月祠成乃遷主祔廟扁曰勅建旌忠祠大學士餘姚謝遷華亭徐階並有記

王文成公祠　在大忠祠右即射圃亭址祀新建伯前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公守仁嘉靖初前提學副使徐階建魏良弼撰祠記淅有三先生其在科目中者劉青田暨先生其在科目外者方正學孝孺皆昭代之異人也先生致良知之學直接陸子静易簡之傳其論學諸書及學記尊經閣等文程朱所欲為而不能

者江西辭爵與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古稱三不朽惟先生足以兼之政不徒功業彪炳而已新建伯之封實以吾邑署稱而廟貌陸沉爐烟消滅抑何以慰畏壘之輿情哉　先生平宸濠疏云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

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躪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慴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逆藩亦可以坐擒矣其决勝於呼吸之間真不啻燭照數計也　廬山有文成題識云正德已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

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不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時世廟尚未繼統迺有嘉靖邦國之語至誠前知文成殆足以當之

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在正學書院之東初祀豫章羅從彥梭山陸九韶復齋陸九齡象山陸九淵文定李

燔商伯黄灝元德張洽草廬吳澄康齋吳與弼一峰羅倫敬齋胡居仁東白張元禎號十二先生祠巡按御史徐栻撰記後增祀南野歐陽德東郭鄒守益念菴羅洪先水洲魏良弼四人學使江以東撰記後又增祀梓溪舒芬整菴羅欽順廬山胡直近溪羅汝芳塘南王時槐定宇鄒以讚見羅李材潛谷鄧元錫共二十四人凡十三郡理學諸賢通祀於此　此外如廬陵孫督學鼎南昌鍾學博甬廣信婁學博諒豐城

楊宗伯濂泰和劉員外魁永豐聶司馬豹南昌萬光禄廷言南昌章訓導潢吉水鄒總憲元標俱可斟酌議補庶免遺漏而二十四人中亦有可刪者須以各郡邑志參考之

豫章先賢祠　在鐘鼓樓右故崇儒書院萬歴間學使沈九疇改為祠先後舉祀澹臺滅明徐穉羅從彦胡儼張元禎舒芬魏良弼萬廷言萬思謙鄧以讃李材十一先生皆吾郡之名儒也乃章文節不與俎豆誠

所不解他日有議及禋祀者亟應增補　此祠既成新建張相國位首倡四季捐金為本祠會講之費額曰豫章會館

五賢祠　在迎恩坊祀漢尉梅福陳尚書蕃徐高士穉晉范太守甯唐韋武陽郡公丹宋慶歷七年知洪州張環建按范甯牧豫章日大設庠序遠近至者數千人資給一出私祿韋公弼學記謂自漢至晉曠數百年間有功於學校者范甯一人爾以范與四公並祀

甚當張太守固自具眼

蘇公祠　在百花洲上祀宋蘇雲卿以配徐孺子正統七年廵按御史昆明張仲益建胡儼有記　宋知府真德秀詩魏公孤忠如孔明隻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自適後人未可輕雌黄兩翁之心秋月白

三李祠　在府城睡仙觀側三李者宋殿中丞李寅及其子工部侍郎李虛已洗馬李虛舟也後人即其故

居建祠肖像祀之元末燬今遂不復知有三李姓名

三先生祠　祀張南軒栻呂東萊祖謙陸象山九淵宋建知隆興府吳子良撰記子良以提學攝府事留心理學祠祀辨朱張呂陸異同之故甚晰

豫章三賢祠　在射圃亭即總鋪地址祀南昌熊恭肅浹進賢舒文節芬新建魏太常良弼萬歷三十四年提學參政姜士昌行府屬三縣刱建大學士張位撰記

督學名臣祠　在校士公署後祀江西學使者黄仲昭蘇葵邵寶蔡清李夢陽徐一鳴徐階江以東王宗沐朱廷益王珏陳璲李齡夏寅潘子秀邵銳張岳共十七人皆萬歷四十年以前舉祀其中不無濫附尚須刪定而近代之黄公汝亨魏公說蔡公懋德侯公峒曾皆文章節義並著而侯死難尤烈均應增入書以俟後之議祀典者

督學王公祠　在正學書院後祀前提學副使王宗沐

王著有敬所先生文集雖臺閣體亦饒經濟名篇

督學李公祠　在東湖南祀江西提學副使李崆峒先生夢陽崆峒以氣節顯於正嘉間而尤擅文章之譽孫淇澳太史愼行選明四大家首崆峒次羅圭峰玘次王遵巖愼中次唐荆川順之然予友艾千子詆崆峒甚力茅鹿門坤亦有論文書云李夢陽崛起北地豪儁輻輳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

雖耳其餘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滌淫濫而互相剽裂已乎剽裂二字深中北地膏肓固不獨千子之力詆也然其集中如左宜人墓誌銘族譜大傳陳思王集序要自不可磨滅讀者分别而去取之無以耳食而隨聲可耳　先生自序其詩集云予之詩非真也王茂叔所謂文人學士韻言爾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每欲自改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不及學之謂哉其不能滿志如此後人沾沾不置固未若

其自知之審也　督學楊公兆魯曰李獻吉先生戒人勿讀唐以後書謂其氣日靡格日下追而愈上則愈簡且奥是則然矣然而胡傳未作則春秋之義不立涑水氏無通鑑則編年紀事之學不傳紫陽氏無綱目則十七史之是非不定西山氏不選文章則古文辭之條例不明大全性理諸書未出則十三經之旨趣茫乎不知所準然則讀書行文將求之唐以前乎抑唐以後乎駁獻吉悞處無如此數語痛快學者

所宜佩服

懷仁祠　在章江門外石亭寺左祀廵撫江西都御史周公如斗公號覯所嘉靖丁未進士浙江餘姚人萬歷初莅任力行一條鞭法拮据四閱月規模欵緒釐然以積勞致病病且劇諸司視之猶手書空作一字蓋以一條鞭徇也其功德在吾省宜與章江同其悠長而祠址乃為市猾奸胥所侵無有過而問者真可為長太息耳

鄧文潔公祠　祀吏部右侍郎文潔公以讚在東湖傍與其故宅相去不數武文潔每言幼時聞家姑夫對先大人曰如今世上沒有箇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家姑夫曰我此言可聽麽予敬對曰至哉言也後數年予在京博一第先大人戒之以書曰周公大聖只是不驕桓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予以此書粘座右常面顧瞻對頼無他失此書予見之項徵君承爵處盖其封君儼手筆也時文潔初中會元書中無一

字以科名相詡娓娓數百言皆勉以戒慎恐懼之學乃知文潔理學固有所自來也或曰怕人不過畏禍豈足以盡學問予曰怕人即是謹獨非畏禍也曾子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意正如此能怕人則威武不能屈矣　文潔序張宫諭元朴文集云宫諭常修郡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專或欲限一年所宫諭曰莫信於耳目又以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自視得無薄乎於是槩取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是

時予南昌亦修志予與萬督學張大學士皆謙讓不敢居且為限年予謂大學士曰以此視宮諭其力量豈不相遠哉大學士曰委有專有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即委專矣其能任乎大學士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此書以萬督學列張大學士之上先輩居鄉尚齒而不尚官其處人以禮類如此　予讀書文潔祠最久暑月湖風清佳漁罾布滿甕橋錦鱗撥剌於荷香中超然忘在城市文潔之子履園以廕任常州

倅恂恂儒者其猶子左之孝廉履右時執古文皆能自成一家天假之年宜不讓前賢鄧文潔也

仁政祠　在府學右即青雲樓址祀巡撫江西都御史劉公元濟前為門一楹中為廳三楹後為樓五楹旁為四廂各三楹皆繚以石垣額曰仁政公創行條鞭於江右民得脫離湯火相慶更生即召入為大司農去之日耄倪數萬遮道涕泣因肖像而尸祝之事詳南昌萬恭新建吳桂芳祠記公膏澤浹於十三郡百

世人猶食其利乃兵革半載廟貌遽為奸民鳩奪此何可不一清查而議復也

文德祠　在高橋之北祀章斗津先生潢友人朱試上私謚曰文德諸門人建祠遂以名之

舊貢院　在東湖之左前對百花洲按豫章續志豫章舊無貢院每遇大比即以城東開元寺為之宣和元年始創於仙市坊未幾經兵火不復存紹興以來乃寓能仁上藍寺後應試者浸多寺不能容遂旁益以

光華館乾道戊子帥守吳芾議卜築為經久計未定所止故老相率請曰開元寺故址廢不治久矣舊嘗以此試進士且受東湖之勝面直繩金塔其旁多隙地實可架屋湖水泓澄塔勢孤聳識者謂有詞源筆峰之象地無易於此卜之吉於是鳩工庀材命樂平主簿髙鼎董其役宋季院廢元延祐甲寅改創於琉璃門之北壬辰兵燬遺址半為城半為營洪武初每試士于上藍寺二十九年始拓地于東湖之左得三

皇廟故址而創建之嘉靖甲寅廵按御史吳遵復併徙鎮守府道德觀而重新之視舊規模益加宏敞今已焚圮　元吳澄豫章貢院即事云客裏秋光好歸心不厭遲墻低孤塔見院静一簾垂隔紙聞風怒臨堦看日移宛然似三逕未負菊花期　又貢院和張仲美云墻外浮圖壓古城窠頭文字浩縱横不辭霜鬢年華老又辨天朝歳貢英秋隴故園迷蝶夢曉窓客枕厭雞聲何當孺子亭前去快想高風浣俗情

聚奎樓　在貢院前明初建劉儼有唱和序

宗濂精舍　舊在望雲門外龍沙岡祀周濂溪先生宋理宗曾親書宗濂精舍賜額元末廢或疑精舍乃釋氏之稱於濂溪無當按古昔名儒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後漢包咸在海東立精舍朱子有武夷精舍葉少藴有石林精舍他如曾敷姜肱皆有精舍讀書又曰精廬若以為浮屠名稱則陋儒不能稽古之失耳

東湖書院　在府城東宋李寅涵虚閣故址嘉定四年賜額今廢元巴延子中黄澤楚望皆曾任東湖書院山長巴延後為南贑參政全普庵辟置幕府及陳友諒陷虔普庵徇節巴延間道入閩復浮海至京師陳江南緩急之勢歷官至兵部侍郎未幾閩粤悉入版圖乃遯跡進賢之北山洪武已未江西布政使沈本立以禮來徵巴延賦七哀詩飲藥而卒黄澤字楚望居書院時嘗揭六經疑義千餘條以示學者後年老

不復教授歸歲大祲家人采草根木實以贍饑晏然不以為意劉誠意伯得秘本於異人而不解其義爲之指授者黄楚望也

正學書院　在進賢門内即廢陽春書院改建者嘉靖二十五年學使王宗沐創中曰講經堂堂後為祠祀周濂溪暨程明道伊川三先生萬歴十五年學使沈九疇重修門外榜曰正學祠西有芳潤軒今改貢院

按濂溪先生宰南昌歴任最久凡名賢過化之地必

有專祠南昌沐浴於光風霽月者數載宗濂精舍既
廢此祠又不復存則吾郡得無於元公悲然耶擇爽
塏以薦俎豆亟望於縉紳諸賢幸毋曰不急之務
校士公署　在舊廣積倉之西即分宜嚴氏嵩居屋廢
址後為豫章書院萬歷九年學使孫代改建中有寶
翰樓藏書甚富多嚴氏自秘閣抄録之本與前後學
使購求於四方而貯之此地者往往為書賈竊出轉
鬻今其樓已付烈焰無問縹緗之帙矣此署既燬吾

郡每試士暑則張蓋烈日寒則露坐淒風似不可不補此缺陷

孺榻軒　在南昌府舊署明郡守盧公廷選建盧號貞常勸學禮賢雅慕陳仲舉之風做下榻遺意構茲軒月課士於其中刻有孺榻軒論秀録得人為盛

雙松堂　在故南昌縣之廳側前植古松二株閱歲頗久宋司馬光送沈紳令南昌詩有長江湛湛帶楓林古木寒雲縣寺深之句紹興中知縣蔡寀建堂因以

雙松榜之

圓常寺　在城南太洲村其址即唐福山舊名唐福院萬歷間建藏經閣於此經律論俱非南北藏本相傳宋元刻板此藏既燬而永寧寺所請北藏亦委刼灰僅西山香城寺有徑山支那藏本而已法寶素為人天呵護亦不免赤熛之厄也

觀音寺　在蓼洲晉初建今已久廢

九蓮寺　在進賢門外温忠武祠後唐神龍元年建寺

前有九蓮池

清泰寺　在南關口唐初建寺於京家山明景泰間遷此

宣妙寺　不知何代所建舊志俱未載其名成化間參議李芳詩有圓覺寺連宣妙寺大觀樓映聚奎樓之句則此寺當在蓼洲今鼪鼯之旂星列故基不復可考矣

薦福寺　在新城門外寺有鐘光化三年節度使鍾傳

造今併寺湮沒無考

大梵院　在城北宋大中祥符間賜額元廢洪武初遷寺于南昌縣之灌城鄉

永和庵　在永和門外宋勑賜彌仙觀萬歷間改為庵又名應龍禪院以禱雨龍現有應

萬善庵　在楊家洲其地草色葱秀水光瀲灧白鷗輕儵翩然有塵外之致每陽春二三月治郎倩女結伴遨遊不啻置身方壺蓬島滄桑後蕩無成跡但一片

蘼蕪荒凉令人悽惋

三摩庵　祀觀音大士門有大樟樹祀土地於其下一稱土地堂先少保清襄公諱道亨里居避暑時就樹陰偃息著有三摩筆記

吉祥庵　在進賢門外僧寂光屬予為募疏成之寂光燕人伊蒲之饌大異常品所製木耳糕山藥丸皆精絶煨芋煮笋香氣氤氲非他處齋厨所有也桑門戒律日中一飡樹下一宿而太平之久亦遂不免以口

腹為事山耆野衲追思神廟之德澤豈能一日而相忘哉寂光自奉淡約其設此特以供四方龍象與檀那爾未可以飲食僧相目也 檇李李日華云僧如濂號竹西性僻潔飯必精粲飲無溷濯必惠泉所製餖餌精甚剔剝松桃之屬為餡每食止留其二三居一小樓明窓四圍一榻一几不置雜物夜寢别所置一爐其中純薦沉麝旦開戸即去之欲使香氣縹緲而不逢其烟燎也萬歷中比丘受享大率多如此矣

滄桑反復四望丘墟求高峰瓔珞粥一匙豈可易得

水陸院　在章江門外夷堅志云正臨川流有小剎四

五聯處其下

江城名蹟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城名蹟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李源

江城名蹟卷二

新建陳宏緒撰

攷古二

烏遮塔　俗訛為烏鹿遮塔在望雲門外天王院舊傳隋仁壽中分布舍利於五十州建置寶塔此其一也初到院日有大頭烏前道故名罹建炎兵盜塔毀基存其徒僅立屋數椽以居莫能復舊觀淳熙七年杭人

喻紳來為府鈐轄妻徐氏夢異僧引詣廢寺有故塔遺址羣烏聚焉徐氏素崇禮西方覺以語紳使訪測厥祥或以天王院告因過之儼然夢境乃盡捐囊中所藏以造寺寺既久廢多為人䕃蔽其間紳白府帥悉起之凡十數塜其一有小石碑高不盈尺廣半之細視則陶埴所作範其上為蓮葉下為荷傍為花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紳覿之而懼但留石碑復掩其竁而高築

其處按貞元乃唐德宗紀年以二十一年正月終十月葬於崇陵其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本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印文曰廟不可曉也

彭真觀　在舊新建縣西即宗華觀相傳彭真君伉故宅晉義熙十年名觀曰宗華謝康樂書額內有彭真君丹井舊刻南唐隱士許堅詩久不存　彭伉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術師事許真君

納女為其子婦後辭官移居豫章再詣真君門下盡傳其道宋永初中闔門二十六口白日飛昇

靈應觀　在通仙坊不知造於何代今已丘墟

五嶽觀　在進賢門内東營巷唐長慶二年建

玄妙觀　在廣潤門内唐天師胡慧超過此見大樟樹為妖焚其樹創觀以鎮之初名信果觀唐末江南有道士厲歸真者曾遊觀内見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多被鴿糞

汚穢歸真遂于殿壁畫一鷄筆跡奇絶自此雀鴿無復栖止

凝真觀　元時清溪徐道士所創在徐孺子蘊雲卿二祠之右南陽納新有挽徐君詩云豫章湖上列仙居曾借仙人夜讀書碧乳分茶烹雪水青精煮飯薦冰蔬攜尊屢醉雲卿圃著屐同過孺子廬夢斷人間如轉燭悲歌千里送靈車

龍興觀　在德勝門外唐神龍間賜額舊有假山高數

丈可以登陟按吾郡假山之奇者建安府園此樂園校士公署園李宗伯閬園徐念孺世清園皆玲瓏聳秀出自天成今鍛鍊於昆明之刼摧折殆盡可嘆也

宋知洪州程師孟詩誰將怪石疊危巒移得仙家小洞天鳥鵲過時無玉柢黄花散處有金鈿茶烟早晩成雲霧松雨高低作澗泉莫道此山都是假世間萬事盡皆然

開元觀　在修仁坊舊有天師萬振德業碑唐滕王元

嬰撰　振字長生南昌人隱現齊梁間人莫知其年嘗以符咒已人祟疾隋文帝賜號天師詔於洪崖山為館以居之唐時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聲郡以獻于朝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振姓名高宗嘆異召見於曜日殿處之如師友龍朔初尸解去已殯數日啓棺惟一劍一杖存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

道德觀　宋建以祀老君觀基後入貢院改建東湖之

北今廢

太乙觀　在城東本梅子真宅唐貞觀十五年刺史周遜奏建以居天師萬振一名天寧觀

清真觀　在德勝門外今廢

甘棠廟　在東湖南祀周時召公奭知縣何遷重修

賈萌廟　在新建縣治北按舊志云賈萌漢河東人仕為郡守與安成侯張普約同起兵誅王莽普負約遂獨戰死即日顯靈於津渚因為立祠其主簿嚴豐亦

臨難抗節配享祠中

武烈廟　在高士坊神陳杲仁字世威晉陵人陳時為江西巡察大使有賑荒之惠入隋拜司徒唐武德中卒豫章人立廟祀之唐封為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册加武烈帝徐鉉有記

睡仙樓　亦名睡仙觀在府治西南大魚巷宋時為酒庫紹興間有一人幅巾野服横壁睡卧於此衆聚觀之其人徐起以袖障面趨出遂失所之後人因建樓

肖像以祀郡人王仲序詩樓觀依城北眞仙睡起遲雲深虹影静月落樹隂移鶴唳原無警猿啼亦未知陳搏如見問不減華山時　明劉冢宰崧贈睡仙觀魏煉師并柬黎鐵峰仙者云我忽不樂思西山浮雲孤飛道里艱睡仙之宫隔秋水縹渺半落青霞間何年流火如隕石鬱攸熇天斗牛赤朱鬣蒼龍天上飛金甲神人露中泣當時煉師事遠遊噀酒不到西江頭歸來三日哭灰燼玄猨弔月寒啾啾復獨乘雲翳

鸞鳳噴水南邊謁林洞千章喬木閟烟霧逝此伐之作梁棟空山留滯今幾年斷礎荒甓凄寒烟堂中老仙髮如雪吹笛日望南歸船南平監州最惜別手挽瓊珂弄明月誓將緑簡授玄秘恨不攜之覲瑶闕鐵柱仙人鐵峯老鬚眉飄蕭顏色好一徑清風掃落花千巖碧霧𦊆瑶草昔𣊟暫宿清隱宮石爐夜看燒丹紅煩君乞與換骨藥明當跨鶴長相從按槎翁此詩睡仙觀燬於元末而魏煉師採木於䖏以謀復之但

未知果酬此願否耳

金波樓　宋末逸民熊與和建與和字天樂新建人性介澹無妻不食肉獨喜飲酒洪州酒之佳者曰雙泉曰金波用以名樓志其所嗜也與和通經史百家之書布衣草履遨遊諸名山挾琴就松風彈之竟日忘返工草書酷類張顛詩尤有奇崛氣臨江杜本清碧選入谷音集中

物華樓　在府城南洗馬池宋治平間知洪州程師孟

建臨川王安石寄程詩云千里名城楚上游江山多
在物華樓遥知玉節臨樽爼獨卧柴門隔獻酬想有
新詩傳素壁怪無餘墨到滄洲偶陪南望重重緑章
水還能向北流

杏花樓　在東湖傍相國張文端公位别業長隄蜿蟺
垂柳毿毿覆之樓孤峙於水中央四面蒼波翠影環
抱寂無左右隣居萬歴末予與彥會十一人結社其
處

積翠樓　在章江門外王仲序詩高樓峙江汜突兀起空碧戶牖近星辰樓甍麗雲日開軒面洪崖遠黛翠如積日落秋江明遥空同一色

緑雪樓　明大司馬熊良孺先生明遇建先生居諫垣時讀書其中多所著述碣石舒公稱其前後諸草合新都之浩瀚北郡濟南之高古吳下之宏雋併為一人傳者信為實録　先生為予父執居更密邇然未嘗持鄙文求正偶見代某老作邑侯詩序忽語予曰

甚老不能有此當是君為之捉刀耳予笑而不敢自
匿後見予友吳次尾應箕文序問此何人頗抴酷類
予長而議論骯髒當是鬚眉男子予為言次尾生平
甚悉今次尾一死已不愧文陸先生亦自閒關逢轉
埋骨首陽久矣悲夫公子伯甘銓部與予少同筆硯
所著熊山詩泠然漢魏之遺響也
褒賢閣　在東湖傍宋樞吳君厚建於私第以藏賜書
徽宗親書褒賢之閣四字以寵之今廢

臨湖閣 在東湖傍宋向巨源建乾道中巨源構北閣以書求記於洪景盧邁景盧為作記甚奇文多不録巨源書筆於此自其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人行湖邊瀕大明鏡荷花十里炤景徹日晨霏夕靄開闔而摩盪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山横長蜿蟺旁薄空翠長烟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環觀謂不能俯而有也今吾臨之以傑閣崇而為丈者四去一以為從益一

以為横既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為湖山之所以為山次且自失不能嘉遯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樹輸幽呈茂有章堂在湖堤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渋然如修眉横逺可玩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猶夷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

列岫亭　在府城北龍沙前對西山取謝脁應中列逺岫之句朱晦翁過吾郡每徘徊於此謂列岫望西

山最正殆無毫髮遺憾滕王秋屏皆不及也作絕句二首城中望西山拄頰空朝暮不到列岫亭詎知親切處東西水平分南北山中判妙處毫髮間商畧無遺算又晚歛列岫七言絕句危亭披豁對蒼霞策杖重來日未斜滿目江山一樽酒哦詩莫遣大雄誇

滕王閣二亭　閣初建時夾以二亭南曰壓江北曰拱秀宋末二亭並廢

吏隱亭　在府城東湖内新建縣學西南祀梅子真與

南昌縣學東南徐孺子亭對峙萬歷三十五年知府盧廷選創建有題句云疏草孤忠扶赤漢湖雲千載擁丹經又梅仙亭在進賢門外亦祀子真元末已廢於兵燹矣

豫章溝亭　在府城故望雲堤上宋嘉祐中知洪州程師孟建宋楊傑詩溝環故道穿城角沙漲平江壓水涯江外西山御落日幾重蒼翠襯殘霞　明胡鼎詩桃花浪暖拍天飛湖漲滇濛岸亦移避水人家城上

嘆舊溝重鑿待何時

望江亭　在府城東湖之西臨城上唐觀察使韋丹建今廢韋公遺蹟僅傳此亭選勝地以存故名庶因遊觀而寄蔽芾之思耳　會城雉堞頗低東湖沿城一帶皆可以眺望江山棄平而取之於高則以樓閣為宜且可以遠濕蒸之患也

臨章亭　在南浦亭之東唐崔輔國詩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吳門綠波裏越國青山際遊宦常往來津

亭暫臨憩驛前蒼石沒浦外湖沙細向晚宴且畢孤舟悠然逝雲留西北客氣歇東南帝獨有淒淒心誰知怨芳歲

舊龍沙亭　在府城北龍沙岡唐時有之乃洪州熊秀才之清風亭也觀察判官權德輿與客讌集於此賦詩德輿為之序今已久廢

龍沙亭　在龍光寺之南其前為聽松寺萬歷中布政使吳獻台陸長庚創立學使錢檟有記　參政張恒

詩閒亭新卜築晏坐覺心閑靜似維摩室香侵般若臺沙雲秋淡蕩水月夜徘徊好結青蓮社公餘遽舉杯　右布政使丁繼嗣詩頻攜勝地有餘清物外脩然不世情沙白水明龍作穴天空人静鷺為京芙蕖挹露浮香玉薜荔團星點化城握麈步移松下聽風聲猶詑是經聲

羨魚亭　宋吏部尚書徐忠愍公禧建于東湖上山谷詩有紫髯將軍不復見空餘叢桂綠婆娑之句蓋德

占既狗當時之難山谷過其地而追憶之耳

豫章臺　一稱龍沙臺在府北江水之濱白沙湧起堆阜蜿蜒如龍舊俗為重九登高處臺側有碑刻宋蔡九峯詩明初駕至南昌登茲臺集父老諭之曰陳氏據此軍旅百需民甚苦之今俱不以相勞其各事本業為吾良民父老皆感悅忭舞　宋況志寧詩城陰零落豫章臺平地晴沙捲雪來欲訪隣翁問壓跡小園芳徑長莓苔　明王中翰仲序詩城西千古豫章

臺遺址荒涼翳草萊出地尚疑根錯落翻風猶憶影崔嵬江澄月滿龍初蟄木落霜飛鴈正來念子攜家歸舊隱青原山下詠寒梅

風月臺　在郡子城上本江月臺宋陳之茂改名舊有碑記

水操臺　在德勝門外龍沙之北崇禎間巡撫都御史解公學龍建每歲秋月練兵於此臺後有止戈泉清冽為郡城諸水之冠　宏緒詩閱武臺空更此臺曾

聽孤角曉雲開長江冷落鵜鶘影不見中丞昜繡來

梅君堂　寰宇記曰梅福宅一名梅君堂在縣東北三里西接開元觀有東西墨池及書堂後漢徐穉少有高行追美梅福之風乃於福宅東築室以居　古梅仙祠在尉廳祀漢壽春梅子真有蓮花池故址相傳子真所創按陳繼儒香案牘云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梅福種蓮池中嘆曰生為我酷死為我梏

形為我辱妻為我毒遂棄妻入洪崖是則墨池之名起於右軍梅子真種蓮其中但可名之蓮花池爾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或云吳門乃今洪州之吳城鎮去九江亦不遠矣　豫章職方乘云梅嶺在西山極崇峻羊腸而上五里至頂山下有梅仙觀今號陽靈觀觀之上有梅仙壇舊說梅子真棄南昌尉學道于此唐羅隱作梅先生碑記猶存　宋

黄庭堅梅仙宅詩呉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花問塵土故人子是國師公　宋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己未封漢南昌尉梅福為吏隱真人見通鑑長編

此洗堂　在東湖之濱明章斗津先生潢建每月集諸友人羣弟子於堂中講習開發指湖南謂衆友曰今南昌人品動稱徐孺子豈孺子後南昌遂空無人耶今構此堂南峙徐亭庶幾成人勿使笑卑薄之域于

千載耳先生慨正學之日漓悲心源之日汨以通天地人曰儒自命爰自古太極圖河洛圖與夫天道地道人道之全皆分類纂集名曰圖書編凡三百二十七卷又作易象義詩原體書原始春秋測義禮記劄言各若干卷直指吳安節公用胡敬齋列疏薦于朝少宰正庵楊公時喬奏授順天訓導萬厯丙午主江省試者以先生與吳康齋鄧潛谷劉瀘瀟四君子徵辟事發策諸生語詳録中督學蕪彌垣公率賓興江

右士謁先生豫章書院而受學焉七十餘乃卒

雙泉堂　在薦福寺内其地有淺沙泉焉跑泉水品為會城第一宋程公闢作雙泉堂潘興嗣為記傍有清源真人祠所謂灌口二郎也事見周益公文集

藕翁圃　在百花洲俗名三洲藕圃翁蜀之廣漢人逸其名字曰雲卿與宋丞相張浚友善遯跡豫章以種蔬織屨為業德遠常函金幣貽書洪帥及漕曰故人蘇雲卿今之管樂流也幸為我造廬禮致之帥與漕使吏

服造請雲卿揖坐松根因泛問德遠識量雲卿曰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時南宫泰離德遠志在恢復因又問曰張公能了此否雲卿曰恐未能了得二公徐拱立出書幣雲卿神色不怡喉間隐隐有聲似怒張綦已者二公請與同載謝曰來日專當修敬翊日遣使至雲卿已遯去矣宋劉子翬有蘇雲卿傳　宏緒詩滄桑又見古城中此地還隨廣漢翁始識剪桐真是戲荷鋤閒撥菜根蟲

唐觀察使路嗣恭宅　在府城北德勝門外後為王虛觀唐柳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廛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詔使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而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召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為之柰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嗣恭從之代宗謂載曰嗣恭不俟駕

行矣載無以對事見唐國史補

唐來鵬宅　在東湖傍鵬有寒食山館書情云獨把一杯山館中每經時節恨飄蓬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啼來春寂寞楚魂吟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鵬詩思清麗弟鵠師韓柳為文大中咸通間兄弟聲名籍甚

南唐中書令宋齊丘宅　在府城東齊丘兩為洪州節度使所居舊里曼親坊改為錦衣坊大啓第宅窮奢

極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備極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為之一空齊丘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因遂名其坊曰錦衣元宗時以罪歸青陽齊丘曩曾結廬九華山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謚醜繆如此人廼竊譚景峭之書以行世然其早歲嘗作鳳凰臺詩亦自楚楚風雲月露之詞固不足道也

鄭文寶江表志云徐公撰江南録議

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老也又云國老當淮甸失律之後接引門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去元宗當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勑喬力諍之而止舉國皆聞為臣之道如是餘可知矣　齊丘宅後捨為中宮寺

南唐節度使林仁肇宅　在府城東仁肇建陽人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為虎兒因謂之林虎兒周世宗征淮甸江南割地退師仁肇方為潤州節度使密

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往還數千里兵已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奮之民累年之粟覆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於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汝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為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與皇甫繼勲輩不協因構仁肇求援於宋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鴆之陳喬聞仁肇死嘆

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按城東宅當是仁肇留守時所創今已迷不知處

唐平南王鍾傅宅　在府城崇梵坊今為永寧寺宅傍有姨婷市陸友仁曰洪州姨婷市五代鍾傅侍兒所居後以名市畢少董謂可對溫柔鄉胡鼎詩云訪寺行吟日未西荒園故址草離離老僧對客無多語只說南平富貴時　鍾傅高安人唐末乘王仙芝之亂擁衆據洪州逐觀察使高茂卿即拜為洪州刺史僖

宗時加鎮南軍節度使封潁川王俄徙南平自廣明亂後州郡不貢士惟傅歲辟薦行鄉飲酒禮率賓佐臨視後大會以餞之資以裝賫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故士皆不遠千里來赴據江西幾三十年卒子匡時自立為節度使淮南楊渥將秦裴攻陷洪州執匡時去地遂為淮南所并　廬陵永福鄉陽臺有南平王祠宋熙寧閒風雷忽作祠自徙平陂廟傍有夢閣凡舉子來占夢往往奇驗

陳晉公宅　按豫章職方乘三司使陳晉公恕建第東湖上今迷不知其處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為宰相恭公次為北部君最少為司農卿良器皆以任子起家文章政事輝映當時恭公相業備載仁宗御製文而北部與司農卿俱王介甫為之碑誌叙次道逸可誦北部葬江陰司農卿葬祥符俱弗獲遂首丘之願吾郡未有能傳其軼事者北部嘗上書自言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而介甫亦言司農卿家無田園僅僦

官屋棲身以宰執之子宰相之介弟又躬歷膴仕而廉潔至此真可使頑懦聞之而興起矣司農卿嘗判洪州值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而障塞之城賴以全其為德于梓里尤鉅北部司農各有集二十卷而司農兼工篆籀之學

宋殿中丞李寅宅　在府治南羊巷之東洪武間改為南昌左衛後併入都司寅又于東湖北建涵虛閣國

初猶存王仲序涵虚閣詩有鸂鶒晴沙芳草外芙蓉秋水片雲中之句　東湖别有涵虚亭唐宣宗時建至宋廢其址為環波亭輿地紀勝云亭下有釣磯洪邁作記豈此亭更名後李寅遂襲其舊而標之於閣上耶　按李寅建安人有清節仕江南至諸司使宋初授官不拜子虚已登進士通判洪州迎養於署樂其山水清妙遂家焉弟虚舟以蔭歷尚書虞部郎凡弟皆孝友清慎克世其家　涵虚閣楊億有記富弼

晏殊蘊洵皆有詩在宋初諸名賢流連其地不減元嬰之滕王閣也

倦榖軒　宋洪玉父炎軒名黄魯直題倦榖軒詩後曰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潘大臨字邠老有倦榖軒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人天壤同時人以急口令識之

洪氏兄弟故宅　今已莫識其處其見於紀載老鴻父有脩然堂龜父有清非齋玉父有照曠齋山谷俱為

作銘玉父常有遷居詩云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
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但喬木竹落荆薪霏
上為鸛鳥鄰不為雞犬棲相彼東北隅三畝以為基
積塊與運甓實窪而培卑成玆道傍舍空我囊中資
堂室取即安牖户隨所宜嘉桐三四株當窻發華姿
馨香入懷袖似與遷從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
骨相似不媚况復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
松楸幸相望隣曲不相遺葛巾隨里社庶以報期頤

按此王父晚年乃居郡城東北隅所謂照曠齋者應即再歸傾圮之屋矣　元祐黨碑文武共三百九人黄庭堅洪羽洪芻余爽余卞列餘官百七十七人之内皆豫章名士也崇寧中天下監司皆立此碑後因星變乃毁　百家詩選云豫章洪氏山谷四甥皆以文詞知名朋字龜父同郡黄著集龜父詩百篇為一集山谷以為句句可傳也芻字駒父殫洽開豁溢於文詞摧諫議大夫為詩百餘篇著老圃前後集炎字

玉父登第元祐之末試吏紹聖之初顯於宣和貴於紹興著西渡集一卷羽字鴻父元符之末上書入籍遂終其身兵火之後詩文無傳焉朝廷官其一子

潘清逸宅　在府城前舊中宮寺南本宋齊丘別業後為宋學士潘慎修所有慎修孫興嗣更築江月看經二臺及清逸樓巨松軒號一郡之勝興嗣字延之以父蔭授將作監主簿與周敦頤王安石曾鞏王回表陟友善初調德化尉謁江州刺史許瑊瑊倨不為禮

與嗣拔葝歸自號清逸居士屢薦不起隱處六十餘年手植木皆大十圍盧志列之逸民誠南州之高士也吾豫章自徐孺子後獨有此君差可後先掩映著文集六十卷俱已散軼吕東萊選其弟論原諫通論送趙希道序周茂叔墓銘題張唐公香城記後七篇煜煜乎五緯之並麗足以峥嶸於天壤矣　逍遥亭亦興嗣建自賦詩云作亭名逍遥此禮成不虛寛於一天下原憲惟桑樞況我卜清曠風雨庇有餘方池

容瀲灔小徑足縈紆花木頗窈窕松筠亦扶疎鳴蛙
送鼓吹好鳥來笙竽可琴亦可詠可飲亦可娛盤雖
無下筯賓食亦有魚恢論或申旦隱几忘移晡困來
展足眠醉倒從人扶率爾但敷暢因煩而領無鄰架
三萬軸方朔五車書棄置復棄置任自相賢愚無妨
吾逍遥此樂誠何如　吾郡在宋以任子傳者延之
與陳恭公執中恭公當皇祐初召為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秉政五年人不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

封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謚曰恭仁宗命張方平撰神道碑御書其額曰褒忠可謂明良遇合極一時之盛而延之抗志物表終老不出要不礙其並傳也恭公為右正言時王蕖公深忌之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兩省皆令屬和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句意俱高惜其遺文無考耳　宋郭祥正潘公園詩南昌城中潘令宅清逸樓高二千尺斜飛四

角河漢躔密排萬瓦鴛鴦碧

東湖居士宅　宋樞密徐俯建俯字師川卜築東湖自號東湖居士黄山谷之從甥也繫年録云金人欲帝張邦昌集百官議皆以次書名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書持王時雍號慟大呼掛冠而去先時買一婢子名為昌奴遇朝士至即呼昌奴前驅使之　宋高宗紹興二年十有二月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勸上熟讀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欲朕熟看世祖紀

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遍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俯因建亭湖上以藏御書　紹興三年以徐俯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秦檜專政以金人成和大赦天下俯方罷樞密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上表云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幾當復勞於聖慮時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云願定謀於全勝期

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天心天地
尚令稽首以稱藩知廣州連南夫表云雖虞舜之十
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三人表
章一時皆盛相傳誦檜見而大惡之

宋謙父宅　故基今不可考謙父名自遜別號壺山居
士金華人徙居南昌父子兄弟皆能詩而謙父尤著
文筆亦高絶當代名流皆敬愛之方虛谷亟稱其殘
年日易晩夾雪雨難消之句所著詩餘名漁樵笛譜

灌園庵　在三洲蘤圃林下偶談云蘤雲鄉圃後屬郡人宋自適趙章泉題其室曰灌園庵自適字正父謙父之弟別號伏龍山民又構湖山清隱居於西山乃唐詩人陳陶故圃也

宋丞相京鏜宅　在府城錦衣坊嗚呼此即南唐宋齊丘之故址也仲遠何其似宋之甚北距徐孺子亭咫尺益令人輕纓綏而重布衣爾　南州為宰相於宋者三人陳恭公執中京莊定鏜與分寧之章鑑也章

固盛德不幸而遭改玉遂致泯泯仲遠報謝金人弔喪之役請免宴請撤樂侃侃昌言至脅以兵而不動何其壯耶一旦依附韓侂胄遂至敗盡生平恭公之介節正性自不必言當真宗倦勤時大臣莫敢及建儲事公獨進演易三篇以發定國本為說逾月遂建立太子此與韓魏公挾孔光傳以諷何異迨乎入參機務不招權勢不植黨與而又能急流勇退庶幾可稱全人恨不得褒忠碑一快讀以悉其建豎之始末

也

世美堂　在郡城修仁坊宋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豫章郡公李大性建大性以嘉定四年出守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寵其行遂因以署堂額其曾祖諱積中者起家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列元祐黨人謫居吾郡遂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户部知徐州安國户部子七人豫章郡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大東

江淮制置使亦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為公為侯先後相望洪武間太史蘇伯衡應其七世孫國子正宗頤之請追作世美堂記宗頤以薦辟官至禮部尚書

熊天傭宅　元豫章先生熊朋來建朋來豐城善坑人與其弟召子世連牆以居後徙家郡城每歸必舍召子所召子至郡城必舍朋來所兄弟自相師友如軾

轍然朋來博通羣籍載于元文類者僅見一斑唐荆
川稗編錄其論經學諸文皆世所未見予疑荆川先
生家當有其全集屬友人訪之果然因覓傭書繕寫
遭亂未遂所求今不知得免刦灰否

杏花小隱居　洪武中黃德文所構朱善記曰豫章郡
庠東有杏村焉望之而其氣之蔚如即之而其俗之
醇如其中多隱君子昔之居是村者有黃陳二姓陳
先生仲易既以經學為南北學者所宗而黃氏昆季

伯善仲美復以文獻故家為貴游所重皆吾豐城產也伯善棄世其子德文克紹前業闢一室曰杏花小隱日讀書其中取前朝名公鉅卿幽人處士所作詩文以類編之凡百餘卷而搜尋遺逸志猶未已焉按德文所編不知何名勝國一代著作備具應與元文類並垂惜乎其竟不傳也

仰高樓　明初南昌羅德厚建眺望西山峯巒歷歷朱學士善自遼海歸館於其家為作樓記云按圖志西

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泉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宫梵宇之相望良田名圃之相屬所產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澤之所及者遠矣抑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真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黄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乃若煜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

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惟濂溪

周子乎

胡頤庵先生宅 在進賢門外距南關半里許祭酒胡

公儼之居大司冦蟠峯李公遷叙其集曰先生自㓜

學即屬意元渺抗志崇竑探道德之源窮性命之奥

雖居㑹城闤闠然於天文地理罔不究子史丘索罔

不讀其學則實學已斆華亭諸邑尹桐城若尺蠖之

屈神龍之蟄何隱約也已而入禁廬承顧問代絲綸

又何其榮顯也然處之若終身履之若固有完節榮
問歸老東湖行則實行已所云會城闤闠即此處也
先生賦豫章十景各五言律一章曰西山遠翠曰南
浦飛雲曰徐亭烟柳曰蘓圃春蔬曰鐵柱仙蹤曰洪
崖丹井曰滕閣秋風曰東湖夜月曰章江曉渡曰龍
沙夕照後人用其題繪屏障屬和者甚衆　國初吾
郡之文潔淨莫如先生而或傷于率簡質莫如朱公
善而或傷于淺然皆不失韓歐矩矱自王李出海內

競以剽竊相高江右亦不免墮其雲霧比年稍知奉
廬陵為不祧吾社二三兄弟返古之力要自不可誣
爾　先生重修府志序畧云豫章之有志始於雷次
宗後其書亡南唐涂廙補撰豫章古今志時時引次
宗舊記為證至宋洪芻字駒父謂廙書贍則近穢踈
則及漏又時有牴牾非完書也乃掎摭書傳疏所見
聞取其舊書析為十二部謂之職方乘元劉有慶潘
斗元又補述續志凡十四卷然流傳不廣書久湮沒

歴世既久人皆殘缺所謂郡之文獻誠不足徵也

先生以水墨禿筆寫羊鹿甚生動亦能竹石蘭蕙其精於繪事又如此洵非一端可盡其長　先生家食二十年年八十三而卒嘗自言詩文得法於鄉先生熊釗釗得之虞道園故其學有本原釗字伯幾富於著述有幾亭文集若干卷入國朝膺聘校書會同館為先生叙頤庵集亦自謂五六十年承事先輩得叙事書法之指要也

范御史宅　在惠民門外御史名敬先字思祖洪武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指陳闕失無所忌諱一日忤旨命磔諸市磔者已披其兩乳敬先曰姑無相廹吾將有所獻索筆札具草進上閱之一詩也為霽威命釋之遂失兩乳後以他事削籍還家乃賣卜於惠民門外貧不能餬口年八十餘卒如此御史而未有專祀彼俎豆𧼈𧼈者伊何人哉

臨清軒　在洗馬池北胡祭酒儼記云豫章洗馬池在

子城東南隅舊傳為浴仙池事不經儒者不道郡志載潁陰侯灌嬰初定豫章常飲馬於此故名此或然也今在闤闠中與民居相接歲久隘塞廣不及半畝而深不至尋丈有司以為古蹟樹木欄以護其三面而池之北則范仲華氏之所居作軒於池上名臨清

張學士宅　吏部左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之居在黃牛洲土人云宅甚卑小清流廻繞鳧鷺在門今棟宇久已蕩盡想見先生進講文華孝宗設低几就聽之

一時君臣遇合誠希有之盛事也吾郡貴顯在成弘間絶無創宅於郭内者嘉隆間會城始有甲第然率依典制規模梁棟斗拱無敢汰侈如冢宰熊公泱之在北城大司馬胡公訓之在南城其廳事皆僅堪旋馬獨總漕司空吳公桂芳架雄壯屋頗為清議所譏至萬歷間則纔登膴仕便締層潭廣厦重軒繡栭雕礎見者晃目驚心未幾土木台禍兵甲頻仍不旋踵而俱畀之祝融矣予輿氏喚醒本心首致戒於宫室

之美而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徒博古人之輕窺士君子豈肯喪名節於居處耶

余德甫先生宅　在東湖傍南昌余憲副曰德之居先生與吾郡王元美歷下李于鱗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揚州宗子相歙郡汪南溟結七子社一時名燦寰區後又與銅梁張肖甫及其弟助甫談詩元美所謂吾黨有三甫者是也子欽燿孫正垣皆以才華為詞壇推重正垣即予友小星也移居進賢門内扁其

池上小圃曰昔耶園著有昔耶園詩集　近時選家不録德甫先生雋字力以畀弱誚之殊非持平之論吾宗伯璣詩慰中極賛賞於小星古别離贈張公亮與撥悶諸篇於是人更遡厥淵源於迺祖矣詩之去取亦各從其所好也

香月軒　在進賢門内明張魯叟先生壽朋讀書處先生詩文超妙縱筆而往隨紙長短為盡而尤濡首於制藝手自編集凡一千八百篇皆世所諷誦者其未

刻尚萬有餘篇別有膚言史評筆訓約五六十卷今行世者僅深息窩詩十餘卷而已　先清襄公摧操江旋里先生作十絶投贈其一云我亦羨君恬我亦羨君謙我獨胡狂躁非龍且好潛自云此實實向公前懺悔之語非套詞也前輩虛心樂善如此一日過予香蕉館索絹素大書曰垂老生涯也大奇擔頭詩筆與花枝販來春色憑君買一半梅花一半詩書訖擲筆扶杖而去

枳園　管理石城府事朱鬱儀先生諆瑋構雜花香草繽紛馥郁老樹偃蹇其間蕭然塵外先生把卷吟哦晨窻午夜亹亹忘疲雖朱邸猶之蓬戶也園中藏書甚富疊架連屋先生手所著作百餘種刻有書目堪與升庵鬬富予抄得二十餘種兵亂悉被拋擲僅存醫詮二十二篇黄岐鉤玄三十一篇其言曰戴人張子和探黄岐之妙用闡醫道之易簡所制方不過三十餘而可以該治萬千之病其要有三曰吐曰汗曰

下而已矣然其書具存識之者寡愚夫闇士安於庸術坐視危篤乍聞三法莫不縮頸而咋舌豈知三法所以治病其所謂滋補調理之方助病為虐藉兵齎盜以糧也先生論醫真稱卓出千古其他方伎無不析其精妙而尤深於經學詳在予郡乘傳中　其論歷學云往予觀大統歷思得其術弗得也得顧乃德之說焉得潘堉之說焉得袁表之說焉非術也揣摩歷故而已矣乃發二十一史先之唐大衍歷焉繼之

漢太初歷焉又繼之宋祖冲之歷焉隋劉焯張賓之歷焉得歷術矣而於大統之歷未合也繼乃究夫元史郭氏歷經焉又獲覩我朝夏官正劉信之歷法通經焉予於歷亦勞苦矣其論星學云五行家以日干為主視月令之休囚王相以裁成焉甲者陽木成林之木也乙者陰木方萌之木也丙者陽火方燄者也丁者陰火伏于木石中者也戊者燥土己者濕土庚者已煆之金辛者未煉之金壬者江河之水癸者雨

露之水也甲恃庚以成材乙恃戊以得茂丙恃甲以不滅丁恃庚以得生戊能遏壬癸之勢癸能滋戊己之燥五行相須其玄妙有不可勝言者所謂才官印綬末世之技耳大抵五行貴乎中和失其中則資運氣以佐之故運氣亦在所重也大夫以官為之子婦人以食為之易蓋恃封贈奉養之意誠鄙夫之陋見也甲無生庚之理丙無育壬之象庚不孳丙乙不乳辛惟戊己為土能産甲乙壬癸為水能澤戊己而已

然丙乙得土丙丁得木戊己得水未有之夫嗣續者也以是而推其理彰矣論奇門遁甲云人有常言年吉不如月吉月吉不如日吉日吉不如時吉信有之也選時之例惟遁甲奇門為上六壬藏沒次之藏沒者一日之中惟四時可用若遇甲戊庚日則六神固藏四殺固沒矣他日則殺可藏而神不可沒若遁甲則十二時中奇儀星門各有所宜無施不可忌五不遇時避五入墓時而已其餘若有奇門無往不吉也

胡舜申以陰陽備用符應經類集門要發其端倪郁慶長著爲樞要分晝演之僕遂集此使開卷了然若奇與門俱不一得而以藏没用之亦庶幾焉胡郁二公之言如此非僕臆說也　謝肇淛曰今天下藏書之富王孫則開封睦㮮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余託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可得豈秘之耶南昌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倫按睦㮮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之後覃精經

學撰五經稽疑授經圖若干卷亦非僅以藏書名者鬱儀西亭皆能於聖學榛蕪之日孜孜魯壁汲冢之遺真當代劉子政也吾郡自鬱儀外宗侯則有時卿士庶則有熊仲舒喻季布而仲舒尤多帳中秘本滄桑以來土炕柳墻處處皆數家墳典而吾郡絃誦遂至輟響可勝嘆哉

都督第　在進賢門內大將軍劉公綎故宅公以家世名將好謀善戰威震海內東事亟從田間起用時經

畧楊鎬素不相協公率健兒馳驅數千里而來甫解鞍鎬即麾之前進不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疾驅連破數寨養子劉昭孫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糗糧無一至奈何公曰汝視楊經畧豈復肯憖遺我輩耶報主致命得其所矣軍次清風山力戰而死鎬亦以失機坐辟崇禎初鎬年八十餘司冦據例當免烈皇曰全盛封疆壞於渠手此豈可引年以赦耶竟論如法吾郡以武功顯者晉則胡壯侯藩陳則黃威公法甦

公智畧似藩勇敢似法瓛萬厯五十年間聲名雷震一世歿之日華亭張侗初先生鼐檄海內文士作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制藝以吊之操觚時多為之墮淚云　明徐世溥劉將軍祠待客書感云奕世西南拓地聲中原只有杜齊名一呼氣作三軍膽百戰功高萬里城帶礪未酬恢井絡衣冠空殉應欃槍闗西祠廟何如此夜作雙虹貫紫清　登州檢討島新刹佛寺寺側一祠祀遼亡死事者劉杜張

何而下俱列焉祠成地忽遍産五色芝碧色者居半

或以為忠義熱血逐東風而迸灑于此也

隻立軒　在東嶽廟側明舒碣石先生曰敬建先生以

制藝名海内四方問業屨滿户外家食數十年荆門

書掩博極羣書嘗假予新吳呂公坤集把玩竟歲亟

嘆賞其文以為可以救世其自序云天之未喪斯文

也則新吾先生當為今日之韓子予請附于籍湜諸

人之後　隆萬間江右以制藝傳者新建鄧文潔以

讚臨川湯若士顯祖安福鄒泗山德溥進賢李娩庵
光元共先生而五迨臨汝陳艾章羅出海內或推置
於五先生之上艾千子獨不然其說然學五先生不
至未免感烈慎靚之奄奄學臨汝不至猶有桓文雄
伯之氣故才士樂趨之而不厭至於坐明堂而奏韶
濩朝諸侯則終以五先生為正統也
古閒齋　在東湖之東北大學士劉文端公一爆即先
世舊廬構此公為庶常給假歸讀書其中者七載博

覽羣籍靡不貫穿立朝端方廉介以身係安危者數十載爲海内衆正領袖去國一疏傷楊左而詆客魏諸逆忠悃淋漓尺幅鄒忠介以爲可與出師表並傳其生平詳載于重修郡乘惜未能廣搜遺文以傳也公爲正詹掌翰林院嘗充東宮侍班官會開講公當請對乃書聯曰呼嵩高稱萬壽盖用嵩山神呼漢武萬歲事併引詩言萬壽者闡揚其義時因挺擊欲摇國本借呼嵩義闡揚之以尊元良而規護儲君東宮

對曰讀史惜三餘公拜手颺言以賀東宮乃光宗也

公在政府日每語人曰言官恢張則六卿無實用

善御者調六轡善治天下者任六官夫與天子行天

下事者六官也六官任事而言路得以繩其愆言官

陳事而政府得以裁其是則天下治于是一切條陳

皆下六官有不經者詔格罷蓋懲萬歷末年言官囂

沸政府倒權天下日益多事故其持議如此

芳樹齋　在城隍廟前予友萬茂先徵君時華早歲讀

書於此修廊矮屋雜植碧梧丹桂山茶玉蘭於前取

徐文長烏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之句題于檐楹芳

樹齋詩之所為刻也後卜築溉湖遂名其集曰溉園

頃兩地俱委蔓草殊增入樵車寂歷之感爾茂先文

擬柳州古詩在陶韋閒近體時義山時放翁要戍茂

先本色不拘拘叔敖之衣冠也其生平詳子敦宿堂

萬徵君傳吾郡以諸生崇祀學宮者僅茂先而喪亂

之後木主化為烏有亟當補入以留文範于異代

茂先詩經偶箋微辭冷語真能令人解頤吳門已爲重梓溉園詩賴吾宗伯璣評選可無遺珠之嘆獸文集刻板煨燼不無望衆棃之資于同志爾黎美周徐巨源俱爲茂先作傳其生平胸懷蹈履惟光風霽月四字庶足以擬之太丘叔度之後吾未見有如此文士也

義竹林　在東湖上萬大司馬元吉與其弟給諫六吉縣尹九吉同居于此曰義竹者以比兄弟之連枝而

文讓也司馬與予稱莫逆而給諫復與予同年辟舉道義切磋詩酒款洽月無虛日司馬每談及張許文陸忠烈事輒慷慨喜見眉宇卒能自踐其言今碧血未藏而故廬已成荒莽回憶共金昆玉友步月石欄聽鶯柳岸時真不禁涕泗之漣如也司馬字吉人給諫字次謙皆有文集傳世　司馬理歸德作定市價書絕類周官監武陵相國軍事歷盤谷涉侯趙川自河内至幽州凡所謂八陘者無不崎嶇攀陟作太行

山圖說二書皆可備經濟實用未知世有藏本否

浠湖相國宅　在德勝門内大學士新建姜公曰廣構郡人黄孝廉文旦曰相國年且高也自知非管樂比只拚這身子出來伴人作事不愛一死毫無顧惜此可謂誠忠然亦得死所矣

半舫齋　予友劉士雲文學斯陛之居傍有銀杏婆娑覆之遠近號為白果樹劉前為汎閣藏書多秘本跨池曰漪亭波光寒静照人鬚眉士雲初刻半舫齋制

蓺已刻漪亭新蓺筆勢雄快天風海濤震盪無際而蒼然古色不作耳目近玩其自草新蓺序雋永而兼氣骨晉魏之名篇也惜才大如海而不克永年未能竟其所志爲可嘆耳譚友夏有劉士雲園亭醉歌云世人爲園丘壑假奇人爲園中懷寫愛茲嘉卉成古木主人坐我月明下垂楊拂水水荇開芳草上堦堦有苔吾家烟月遍林麓春光隨身千里來此夜歌聲細亦緩能飲不飲觴各滿　章大力世純萬美叔曰

佳甘禹符元鼎朱子强健余小星正垣朱子美徽李平叔曰奇俱習讀書半舫齋而予與鄧孝廉經右徜徉其中最久禹符落第擬古樂府十四首徐巨源極相賞手為評閱付梓今竟無隻字之存而平叔左之之著作久已燼於爨下朱子美憲副自金陵歸得其兄所著蒼崖子亦以家食蕭條不能重鏤板也

榆溪　右魏元君煉丹地臨溪多榆故名去雲卿蘺圃僅數十步為郭內佳勝處予友徐巨源徵君世溥結

廬其間所著詩文因名榆溪集巨源最愛江文通恨
別諸賦而尤醉心韓嬰外傳以爲嬰敘事澹蕩婉勁
有司馬遷遷致迴出西漢諸家故其作愛秋光賦東
湖漁者賦彷彿醴陵操觚而他文抑揚吐氣意在筆
先有韓生之風焉晩廼力摹昌黎有酷肖者詩則少
陵沉鬱昌谷奇麗時亦錯出見奇山居日久應酬諸
文絶少予嘗語巨源祝詞始自虞伯生其壽兩尹先
生序雄偉固足不朽此外如王陽明之壽湯雲谷歸

震川之壽孫默齋暨程白庵羅圭峯之壽彭彥寬歸季思之壽王孟夙母俯仰數百年僅此五六文足傳今連篇累牘穢而不慙真藝苑一阨君文無此殊令讀者六鑿清快巨源以為知言其後丁時之徵君仁宜作戒安作詩文篇首及訣生以祝初度亦與予意相同巨源屢為盜苦竟死於盜死且甚慘生平著作烟雲蕩散天之苦文人抑何其毒虐至此耶　巨源如芧詼如本事詞皆點染風華為案頭所不可少而

易正禮因則羽翼孔孟之書也昔之緣林豪客知珍重李涉之句而此盜乃以巨源著作畀投炎火抑豈能逃同輩之唾罵哉

匡吾王府　建安鎮國將軍朱多㷿之居家有女優可十四五人歌板舞衫纏綿婉轉生曰順妹旦曰金鳳皆善海鹽腔而小旦絲鸞尤有花枝顫顫之態萬歷戊子予初試棘闈場事竣招十三郡名流大合樂於其第演繡襦記至斗轉河斜滿座二十餘人皆霑醉

燈前拈韻屬和予詩有風振幽鳴花夢醒月寒香玉
酒巡蛸之句大為泰和冒端甫先生嘆賞一夕風流
可數冒幾何時路隅寶玦散亂于秋雨梧桐而匡吾
老人亦已厭世久矣子謀𡋯字禹卿能為五七言近
體追琢不遺餘力刻有深柳居種園諸草

犀齋　予友蘓武子桓搆與徐巨源榆溪草廬密邇武
子貧無立錐南大司徒馬公鳴起奇其文館之署中
始獲結數椽奉母以居偶泛明聖湖適同里萬其為

杭州太守武子投刺請見太守倨不為禮武子怒訶其門者太守遂繫之囹圄後知為大司徒客乃謝過出之武子不相見而去及武子已卒相國溧陽陳公名夏以其遺稿馳示相國金公之俊金遂作讀蘊武子遺稿序極其推揚嗟乎以同里而不知有國士以能文之宰相而心折於已朽之蓬茅人之度量相越果不可同年而語也　自艾千子倡古文於天下茂先巨源和之推陷廓清之功不小溧陽闡揚尤力騣

駸乎足以起八代之衰矣及溧陽被刑海内競為徐庾駢偶取青媲白金聲玉耀文氣萎薾不振誠世道之憂也或曰溧陽冰蘗盟心何以致禍之烈曰昔洪武中宋學士濂以孫慎故獲罪安置茂州行抵夔慼其寺與一高僧共語濂曰吾聞内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為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曾為官乎對曰翰林國子編修僧嘿然濂是夜遂自縊觀此則溧陽固宜不免也

鹿囿　在章江門外陳友諒聚鹿數百於此嘗自跨一角蒼鹿綴琴珠為纓絡掛于角上縷金為花鞍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明初駕至南昌宴於滕王閣上乃命儒臣賦詩放其所蓄鹿于西山　友諒愛姬茗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為粧駕鹿囿其遊觀之地也　友諒既亡有宮人小春逃於民間嫁蒲亭彭本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食用極奢侈又友諒喜食王葉羹以

西山羅漢菜及豐城曲江金花魚為之味頗佳

章江驛　在城西章江門古曰昌門漢建安中孫策遣虞翻與華歆交語即此處所稱石亭公館是也後改驛於廣潤門之南浦亭今為南浦驛　渡江即石鎮鋪舊又有石頭驛宋汪藻作記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憑高回馬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馬亦别羣鳴寒日夕始照江風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退之詩朴率類如此然其惓惓於吾土直以并州為

故鄉吾土寧能漠然於退之哉嘗欲構數椽於滕閣

右祀子安退之于其間書以告後之議祀典者　唐

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為西昌俾縣令治其地即

今石鎮舖也吾邑稱西昌以此

弋苑　即北沙舊武場邑人王仲序有詩云閱武臺前

離思饒將軍長憶漢嫖姚沙明行伍龍蛇變風動旌

旗組練飄禍亂幾經凋瘵日涓埃無補聖明朝向來

俯仰俱陳迹頓使吟魂為客銷

陳處士園　在東湖南岸南唐處士陳陶隱居洪州闢小園植花竹種蔬茹日自灌溉陶有閒居雜興云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閒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唐末自稱三教布衣開寶中人猶見之或云已得仙矣蟬聲將月短草色與秋長比屋歌黄竹何人撼白楊右張為取作主客圖　陶題徐稺湖亭云伏龍山横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惟有徐君播青史　釋貫休書陳陶隱

居云有叟傲堯日髮白肌膚紅妻子亦讀書種蘭清溪東白雲有奇色紫桂含天風即應迎鶴外宵羡于洞洪又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資近又缺注陶種柑橙令山童賣之　陶字嵩伯予嘗從英華類選諸編中手錄其句欲共施希聖肩吾詩合梓題曰西山二隱詳具予鴻桷集　孫光憲云陶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

皆春園　在東湖傍宋寧州章丞相鑑所闢竹石叢峙

花木疎野豐城王提舉義山請于章廟得以娛老章慨然畀之為易其匾曰共春園義山字元高豐城人通易學兼工詞賦予藏有其稼村集詹詹小言而時有致至其易學未見也章號杭山度宗時為丞相立朝寛厚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歡居鄉以長者稱相隔四百年吾郡不復知分寧有此相矣　杭山當元革命之後屛居山中布衣蔬食恬然也過毛竹山有句云不信世間陵谷變野樵偏識舊衣冠此

豈不高於劉忠齋輩數倍哉

南園　在郡治之東南舊名桃源洞宋乾道中吳帥芾

更築臺榭

北園　在郡治之東北直貢院前宋乾道中吳帥芾剏

築

東園　在郡城東湖上直環波亭宋淳熙中張帥子顏

剏築

樂園　即宋漕司花圃紹興中轉運判官趙奇符剏後

運副汪名嗣余應求相繼增築至慶元年趙秘閣不

迂榜曰樂園

芙蓉園　在府城東北嘉靖中瑞昌府奉國中尉朱多

熢構多熢字用晦工為五七言詩與里人余寔副曰

德相倡和刻芙蓉園稿其同府鎮國中尉朱多熿字

宗良亦博雅修詞與多熢齊名萬歷初諸王孫稱詩

未有不屈指於宗良用晦者迨後七子一派海內羣

相詆訶于是案頭有兩君之集者輙指而揶揄之然

其於選體顏謝諸篇終未若兩君之精熟也

閬園　在永和門內李太虛宗伯明睿構弋陽王之舊邸也有山腰宮閣古石堂碧欄池浣花池天池諸跡公自言閬園以池勝以竹勝尤以松勝他園不敢望焉建聖沙樓藏書其中甲戌自華亭歸得宋板書一船皆上海潘文恪家舊藏每部有文恪公小像董玄宰手書子孫寶藏等字于護殼宗伯特構一小閣度焉署曰宋板居

龍沙古墓　按水經注贛水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陁有龍形連亘五里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塼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没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慮志止採前三四語舊俗以下悉被删去竊謂唐宋事文垂至今日已數倍于高曾之傳況其度越于此者而何忍其湮没之乎道元生於後魏此冢不知葬自何時用筮龜而不用相墓之説則猶景純未著

書之前事也

周澹臺滅明墓　在府城總持寺左宋紹興中漕使高述題曰有魯澹臺子羽之墓　南平王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一城軍使散掘墓甎以稱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貌如子路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覺問軍吏賓客莫有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甚靈恐軍人取甎有所觸犯傳使人視之果驗即命甃砌修飾更立

亭于上以表古蹟既畢復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

漢徵士許劭墓　在故松陽門内漢末中國大亂劭為揚州刺史劉繇奔豫章時大疫劭中路被病繇以舟先送劭至豫章會卒權殯於松陽門内因失其屍吴天紀二年太守吴興白日於廳事恍惚見一人着黄巾練衣稱汝南許子將求葬因遂不見時皆莫知柩所在乃招魂葬之

漢灌嬰墓　在今順化門外二里許舊印土寺右寺今廢世傳為城隍墓

漢徵士徐穉墓　在進賢門外望仙寺東濱濠隧道深五尺墓居其中墓上石刻隸書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酈道元云贛水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涂廙古今志墓在南門外尉廳之側寰宇記墓道在郡城南十里號曰白社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亦烏中太守南陽謝景立碑於墓側永安中太守

梁郡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後改名聘君亭宋南渡後南昌尉劍津張敬之因葺公廳披榛墓出按圖牒墓旁有九里井求之得井又有甿耕桓伊墓下得甓三款識云晉南平將軍墓去聘君墓七里敬之乃表其墓復其亭元至正中行省參政東平徐琰識墓植㮉明洪武中知府許方王莊相繼修理天順中左布政使黄琛即墓建祠弘治中府同知張汝舟重建仰高亭清風堂萬歴十五年知府范淶復修門堂塚

墓塋漢高士寢路枋于衢側　張九齡曲江文集有
徐徵君墓碣并銘杜少陵讀其碑思整棹以弔之八
哀詩云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其爲常時傳誦如
此　唐陳陶詩郊郿妖興炎漢衰先生南國卧明夷
鳳凰屢降玄纁禮瓊石終藏烈火詩禁掖衣冠加宋
鶻湖山耕釣沒堯師千年壠樹何人哭寂寞蒼苔內
史碑　明陳昂伯徐孺子墳詩削有木蘭棹崩濤不
我覯晚停南浦驛先與徐墳隣每讀高士傳知爲千

載人清風二鼓後南斗掛秋旻

郭璞墓　舊傳在滕王閣東汙池内太平寰宇記云葬於江陰黄山不應有墓在此

明知府陳國儒墓　在府城總持寺傍國儒字邦民徽州人至正間任衢州路都事元兵破衢被執過新安賦詩以自誓至京不屈安置天戒寺以絛自經為僕夫覺免無何仲子仲鏡喪哭曰鏡死老親疇依天其奪予志乎數月召授内省都事歲餘除洪都太守期

年政成坐事被繫因述生平出處自盡民撫屍而哭者接踵附葬徐孺子墓側有雪厓文集行世

江城名蹟卷二